

凉宫春日 的暴走

插图：【日】NOZITO

凉宫ハルヒの暴走

亘谷川流

刘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凉宫春日的暴走

【口】 谷川 流 著 刘 琼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暴走/(日)谷川流著;刘琼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凉宫春日)

ISBN 978-7-5327-5058-0

I. 凉... II. ①谷... ②刘...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809号

Suzumiya Haruhi no Bousou

© Nagaru TANIGAWA 2004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9-722号

凉宫春日的暴走

(日)谷川流著 刘琼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08,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58-0/I·2855

定价:1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12-52397878



001.....序章·夏

无限循环的八月.....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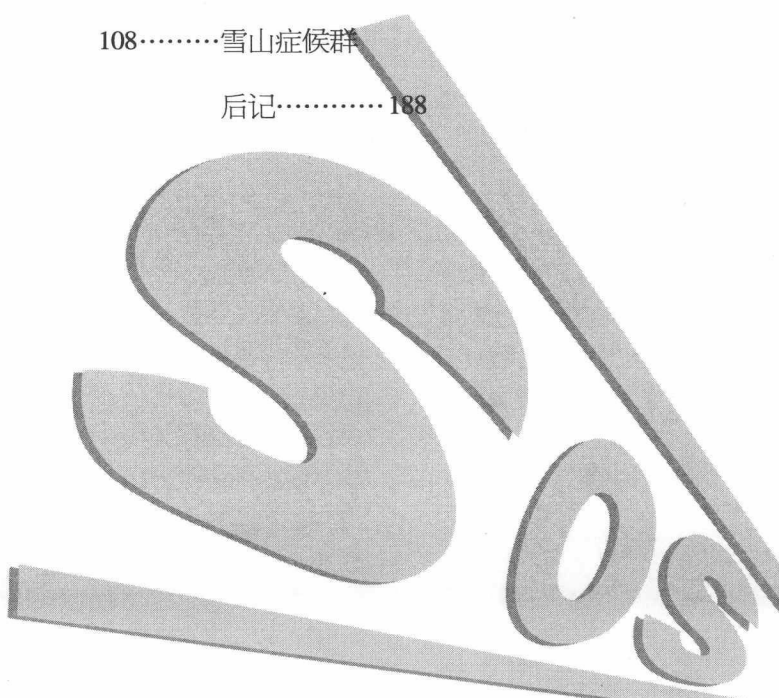
序章·秋.....050

射手座之日.....051

107.....序章·冬

108.....雪山症候群

后记.....188





这件事发生在那个让人无尽叹息的电影开拍之前，那时，高中正在放暑假。

参加完 SOS 团体的合宿活动——在孤岛上演出荒谬推理剧，从那回来之后，一连缓了好几天，我才尝到了暑假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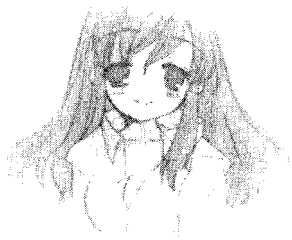
说到这次的合宿活动，简直就像强行征兵。我本想反正暑假还长，在最初几天里美美地睡到日上三竿再醒，也该不会被碎碎念才对。结果，人算不如“仙”算，那个超级没有耐心的团长竟将出发日定在了暑假的第一天，致使我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拜春日大姐所赐，当我的身体切换到往年的暑假模式时，七月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自不必说，对那些从学校背回来的如山般的暑假作业，我压根没想去铲平它。不就是暑假作业吗，八月份再做也来得及吧，我这么想着，七月便在浑浑噩噩中很快见了底。谁知一进入八月，我就陪着活泼好动的疯丫头小妹去了乡下，跟好久不见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们见面，在山河草地间淋漓尽致的玩了两个星期，差点儿累趴下。若有人说这是我自已活该，那我也只能认了。

当然了，对于不想“染指”的暑假作业，我就像具备了学习能力的鸟类去避开毒蛾的幼虫一样，碰都不愿碰。其恶果就是作业只字未动，而游山玩水的记录倒是画满了我的日历。不知不觉中，八月也过半了……

“那个”在潜滋暗长了……

貌似是这样的。



无限循环的八月

好像哪里怪怪的。

我开始意识到不太对劲儿，是在盂兰盆节后的盛夏某天。

当时，我正在家里的客厅中无所事事，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中转播的无趣的高中棒球赛。干不该，万不该，我怎么在晌午前就睡醒了呢。尽管闲到发慌，我还是没有力气去面对那堆山一样的暑假作业，于是只能继续百无聊赖地打发时间。

电视里正在上演的是我完全不感冒的县级斗士大赛。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我暗自声援起以0:7落后的那一方。就在这时，我突然有种预感：春日又在蠢蠢欲动了！——而这预感来得毫无来由。

我有些日子没见到春日了。之前为了避暑和扫墓，我带着妹妹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这行程是我们家每年的惯例，我也是昨天才刚刚从老家回来。照理说，现在正值暑假中，我本来就和 SOS 团的成员们没什么机会碰面，没见到春日就更是情理之中了。再说了，暑假头几天，我们到怪异的孤岛，遭遇稀奇古怪事情的 SOS 团合宿活动早就结束了，就算春日再能折腾，也不至于搞出个外出旅行的第二轮吧。就那一次就够让人无限“回味”的了。

“话又说回来——”

我正自言自语着，不知怎的，我那静静的手机，突然——真的是突然，在手机挂链不小心被我的手指钩到手边儿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以至于让我怀疑是否有人在我家装了针孔摄像机。

莫不是无巧不成书？我的手机就在那时响了。我瞬间想到不会

是我有预知能力吧？而这念头仅一闪，就被我摇头否认了……这想法太傻了。

“又是什么倒霉事儿啊？”

来电显示的正是凉宫春日名字。

等手机响过三声，我才悠然地按下接通键。春日会说些什么，我似乎都已经料到了，我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感到很吃惊。

“你今天有空吧！”春日劈头说道，“两点整，全体成员在车站前面集合。不见不散！”

说完这些，她就挂断了。既没有天气冷暖啊之类的开场白问候，也没有诸如你好啊之类的寒暄，甚至都没有确认接电话的人是不是我本人！再说了，她怎么就断定我今天闲着没事干？其实我……算了，我今天也确实没什么事儿。

手机再次响起。

“又怎么啦？”

“忘了跟你说要带的东西。”接着，她噼里啪啦地交代了东西清单，“还有，记得骑自行车来，带上足够的钱。OVER！”

电话又一次被挂断。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歪头思索起来：怎么回事？这种像是梦境延续般的奇怪感觉？！

电视里传来的清脆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定睛一看，刚才看成敌方队伍的得分，已经从零地取得了两位数的佳绩。球棒击球的声音毫不留情地对我宣告了这个事实。

夏天也接近尾声了。

屋内，冷气呼呼地吹着，门窗紧闭，只有墙隙间依稀传来鸣蝉的合唱声。

“真是没辙。”

春日这家伙，一放暑假就顶着合宿活动之名，将我们带到奇怪的孤岛上，都还不够吗？这热得要命的三伏天，她到底想要干吗？我可

一点儿都不想离开凉爽的空调间。

抱怨归抱怨，我还是乖乖地走向衣柜，去拿她吩咐要带的东西。

“好慢啊！阿虚，你拿出点儿干劲来啊！”

凉宫春日挥舞着塑料拎袋，不高兴的用食指指着我。这大姐大真是一点儿没变。

“实玖瑠、有希，还有古泉，他们都在我之前就赶来了。而你居然让我这个团长久久苦等，你意欲何为啊？惩罚！绝对要惩罚！！”

好吧，我承认，我是最后一个出现在集合地点的，但是真的已经比预定时间早到了十五分钟！其他人貌似早就知道春日会召唤我们出来，所以才能如此神速地齐聚这里。拜这群先知们所赐，每次都是我请客。我也老早就习惯成自然了。我只不是个凡夫俗子，想要领先拥有特殊背景的这三个人，那根本是 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没搭理春日，朝一脸认真的团员们举手致歉：“让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其他两个人倒不打紧，但是，有位佳人我可不能有半点疏忽——在饰有高雅缎带的帽子底下，朝比奈实玖瑠学姐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不要紧，我也刚到。”

朝比奈学姐双手提着篮子，让人觉得像是放了令人期待的宝物，我也不禁跟着开心起来。真希望能一直沉浸在这种愉悦的气氛里，偏偏杀出个程咬金——

“好久不见！上次一别，去了何处？”

古泉一树露出闪闪亮的洁白牙齿，朝我竖起手指。他捉摸不透的笑脸，即使过了大半个暑假依然充满谜团。你难道不会也去哪儿旅行旅行嘛！干吗春日一声令下，就忙不迭地赶来？还来得这么早，真是越想越可疑。偶尔也要拒绝那女人一下的嘛！

我的视线跳过古泉貌似开朗的伪善面孔，直指旁边的长门有希。她活像古泉的影子一样静默地站在哪儿，穿着高中生的夏季校服，面部毫无表情，甚至连一点儿汗也没出。我真怀疑她是不是忘了长汗腺。

“……”长门像是盯石化的老鼠一样抬头看了看我，又缓缓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全员到齐，出发！”

对春日的发号施令，我备感责任心地追问了一句：“去哪儿？”

“当然是市立游泳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右手拎着的运动背包，里面装着毛巾和泳裤。罢了罢了，反正我也早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了。

“夏天就该有夏天的样儿，一定要做些有夏日特色的活动。在寒冬里能开心戏水的，也只有天鹅和企鹅了呢。”

“它们一年到头都在水里，那都是习性问题了，无所谓开不开心吧。”

我也不是拿几个适当的小动物来举例就能打发的小卒啊。

“时光一去不复返，想到了就要行动！这可是仅有一次的高一暑假！”

跟往常一样，春日似乎不打算听取别人的意见。实际上，基本上除了我以外，另外三位团员从来就不会浪费力气去给春日什么意见，换句更直接的话来说，春日每次置若罔闻的也就是我的意见了。就常理而言，春日是不讲理了点儿，但团内遵照常理的只有我一个人，才会有这种命运——真是命运多舛啊。

当我正在苦想命运和宿命有何不同时，春日又下达了指令——

“骑车，向游泳馆进发！”

对春日的“圣旨”，明明没人赞同，却往往被执行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古泉也被指明要骑自行车来。女生三人组则是步行走到这里会合的。也就是说，五个人，两辆车！真不知那女人怎么盘

算的。

只见春日眉飞色舞地安排道：“一辆车载一个人，另一辆车载两个人，不就刚刚好了嘛。古泉，你骑车载实玫瑰吧，我和有希就有劳阿虚啦！”

于是乎，我开始拼命地蹬脚踏板。天气热得我大汗淋漓，这也便罢了。从刚才开始，春日就在我的脑后不停地大呼小叫，简直像极了音量旋钮坏掉的喇叭，实在是让我几欲崩溃。

“看啊，阿虚！你被古泉超过啦！踩快一点！再快，再快，追上去！”

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隐约中朝比奈学姐侧坐在古泉的车后座上，矜持地对我挥着手。为什么古泉有此艳福，而我的待遇却是天壤之别！“不公平”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可怜的自行车和两腿，都在艰难地负重前行。长门稳稳地坐在我的后座上，而春日则是站在后轮的脚踏上、双手还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这造型，怎么看怎么像自行车杂耍班。SOS团是要转型成杂耍团了吗？

对了，骑车上路前，春日还这么跟我说道：“有希娇小玲珑，体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呢。”

这话倒是没错。也不知长门是将自己的体重归零了，还是用了什么“轻功”，总之——我只能感受到春日一个人的体重。罢了，就算长门懂轻功，我也不会太吃惊。我想知道的反而是她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当然啦，如果她能顺带减轻一下春日的体重就更好了，因为我的背部和肩膀都要被春日压断了。

古泉的视线越过朝比奈学姐的头，他向后看了看，露出了似有似无的可恨笑容。这让我更加感受到世态炎凉，忍不住像巴尔扎克一样自叹起来。可恶！回程我绝对要力争朝比奈学姐，饱享骑车载佳人的幸福滋味！想必这辆坐骑的想法，也是和我英雄所见

略同。

市立游泳馆的挂牌真该改成贫民游泳馆，设备真不是一般的简陋。整个场馆只有一个五十米的池子，外加一个儿童专用、水深只有十五厘米的大水坑。

来这里戏水的高中生多是无处可去的无聊人等——也就是我们。其他清一色的是小朋友和他们的爸妈——尤其是妈妈们。一看到年纪只有个位数的小鬼头们戴着游泳圈，密密麻麻地漂在水面，我就顿时泄了气。看来唯一能给我带来视觉享受的，只能指望朝比奈学姐了。

“嗯……这消毒水的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在阳光下，身穿深红色 Tankini 泳装^①的春日闭着眼睛，滋滋地吸着鼻子嗅个不停。她拉着朝比奈学姐的手，从更衣室走出来。朝比奈学姐单手提着个篮子，穿着类似儿童泳装的那种飘逸下摆的连体式泳衣。长门则穿着没什么花样的素色竞赛型泳衣。这两人的泳装应该都是春日挑的吧，她对自己的衣着倒是不大在意，对他人（尤其是朝比奈学姐）的服装却讲究得要命。

“先找个地方放好东西，然后去游泳吧。比赛，我们来比赛！看谁能最快游到泳池那头！”

春日孩子气地说完这些，就扑通一声跳进泳池里，连热身运动都没做。难道就没有看到贴着的“禁止跳水”的警告标语吗？这女人真是的……

“快下来啊！水温温的，好舒服啊！”

我耸了耸肩，和朝比奈学姐对望一眼，走去一旁阴凉的地方铺浴巾、放背包。

① 上半身是连身泳装、下半身是比基尼泳裤的新型泳衣。

游泳池里的小鬼头就像不正常的水黽^①，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水面上，想直行游到对岸根本就不可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五十米的团员自由式比赛，不管你信不信，拿第一的肯定是长门。

这家伙好像不用换气，直接闷在池底潜行。到岸后，她默默地守在终点等着我们，贴在她脸颊的短发上不断地有水滴滴落下来。要说最后一名，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肯定是朝比奈学姐莫属。她时而站起来换气，时而又跃身将漂到身旁的水球丢回去，花了相当于长门十倍左右的时间才艰难到岸，直累得娇喘吁吁。

“说什么运动可以消除烦恼，简直是胡说八道。身体和头脑根本是两个概念，因为身体不用思考也可以动，但是头脑不思考就无法运转啦！”像是发表了什么高深大论了一样，春日一脸洋洋得意的表情，又继续说道，“因此，我们再比一次！有希，这次我可不会输给你哦！”

没有人教给春日“因此”这个连词是不能用在这种场合的吗？她只是单纯地不服输罢了，却硬要将一次输赢比赛变成直到她赢为止的加长加时赛。

我真希望长门能够读懂这其中深意。我自己干脆先上了岸。要比就好好比吧，我只想在池边当场外观众。我赌长门会赢，有没有人要押春日啊？

春日 and 长门在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中往返了五次，后来就演变成 SOS 团的三名女生和正好在那里的小学生们一起玩水球了。完全插不上手的我和古泉，干脆坐在池畔看她们戏水，也实在是没别的可以赏心悦目。

“她们玩得真是开心！”古泉看着春日她们，“真是乐意融融，和谐一片！就连凉宫同学也学到了正常人的娱乐方式，你不觉得吗？”

听起来古泉是在跟我说话，我只好回应道：“突然打电话来干嘛

① 水生半翅目类昆虫，身体细长，非常轻盈；前脚短，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中脚和后脚很细长，长着具有油质的细毛，具有防水作用。体色黑褐色。

啪啦的命令一通后就挂断,这种邀请方式哪里正常啦?”

“不是有句话说,打铁需趁热,择日不如撞日吗?”

“问题是那女人哪次不是撞到个倒霉日,屡屡让我们身处险境?”
我的脑海浮现出草地棒球赛以及大到离谱的蟋蟀。

古泉用笑笑的口吻说:“话是没错,但我认为这样就算是相当和谐了。凉宫同学笑得那么开心,我想,她不会再做出震惊世界的事情才是。”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

我故意吁了一口气,接着又嗤之以鼻地轻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古泉面露诡异,那是我所不熟悉的表情。也就是说,是微笑之外的表情。

“嗯?”古泉突然皱起眉头。

“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

他少见的含糊其辞,一副欲言又止的怪样子,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大概是我多心。从春天起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也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啊,她们上岸来了!”

顺着古泉所指的方向看去,春日大摇大摆地向这边走来,那样子活像要去喂小企鹅的国王企鹅,还满面带笑。朝比奈学姐和长门,则像是要追随离城出走的公主似的,紧侍其后。

“差不多该吃饭了,这次是实玖瑠亲手做的三明治大餐哦。以市价来算的话,也得五千大洋吧。放到网上拍卖的话,说不定能卖五十万喔。免费让你们享受到此等美味,真该好好谢我才是!”

“真是太谢谢啦。”我说道,只不过是朝着朝比奈学姐说的。

古泉也学我鞠了个躬,“小生万幸。”

“不……哪里,哪里。”朝比奈学姐害羞地低下头,边摆弄手指边说,“我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要是不好吃的话,你们可别介

意啊。”

怎么可能不好吃呢？由朝比奈学姐的芊芊玉手烹饪出的餐点，无论何时、何地、用什么材料怎么做的，都一定是人间至上的美味。毕竟在这个时候，5W1H^① 中最重要的就是 Who does it。至于我，因为能品尝到朝比奈学姐亲手做的什锦三明治而感动得无以复加，甚至尝不出味道的好坏。反正只要是她做的就好。连她从保温瓶倒给我的日式热茶，虽然和三明治并不搭调，我也如饮琼浆玉露。还有她渗出的滴滴香汗，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春日三下五除二吃光了自己的那份，然后急着想要发散掉身体内的热量似的——

“我要再去游一下。你们吃完后也来哦。”

说完，她再次跳进了泳池。

大姐大还真是厉害，在人满为患的泳池里也能畅行无阻，看来人类的海中进化论也未必是谬论。我相信春日的远祖若被丢到月球表面，就算只穿着衣服，也定能生存下来。

片刻之后，除了长门在不紧不慢地安静用餐，我们其他三人就像求偶的海狗一样，朝在水中舞动的春日游去。这回，春日又和小学女生们打成一片了。她们玩起了水中躲避球。

“实玖瑠快来呀！这里，在这里！”

“哦，好的。”

朝比奈学姐正悠然地点着头，就被横飞而来的高速沙滩排球击中脸部，沉入水中。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和古泉上了岸。我们实在是被幼童们高分贝的叫声震到了，两人都耷拉着躯干瘫倒在岸边。

我们与这儿的风格也太格格不入了。春日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① 5W 即 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为什么)、Who(谁)，1H 即 How(如何做)。

千挑万选了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当然不会硬去要求增设个什么水上滑梯,但怎么也该有更适合我们这种青春洋溢的高中生的活动场所吧。

热辣辣的阳光下,我分明感觉到体内的黑色素在急速聚集。长门也在忍受这烈日的暴晒吗?想到这儿,我放眼四望,只见身材娇小且寡言少语的短发姑娘坐在刚才的阴凉处,一双明眸正定定地凝视着天空。

这是长门一贯的身姿——像洋娃娃般一动不动。这一点不管走到哪儿,她都不曾改变。

“嗯?”

我的心中升起一丝疑惑,又转瞬即逝。又来了,就是那种莫可名状感。不知怎的,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长门显得甚是百无聊赖。还有就是那种似曾相识感,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好像我都已经经历了。对了,春日还会这么说:“这两位手下都是我的团员。他们对我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有什么事儿的话尽管开口!”

我把目光转回泳池,只见春日率领着一群小女生浩浩荡荡地向这边走来。

朝比奈学姐像是被小朋友们过剩的精力耗尽了气力,只见她把下颌点在水面上闭目养神。

春日则比小学生们更无忧无虑且精神百倍,她忽闪着她的那双大眼睛,对我和古泉说:“喂,快来玩儿啊!我们要玩儿水球。你们两个男生就当守门员吧。”

还不等我询问这游戏的规则和玩法,刚才的似曾相识感就烟消云散了。

“哦……”我应了一句,站起身来。

古泉也面带微笑,加入了小朋友的圈子。

刚才莫名的感觉,也消失殆尽。

罢了罢了,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平日的某个瞬间,我也会觉

得曾在梦中见过。再说了,这个泳池,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来过,或许是那时的记忆不经意的浮现出来了而已。再要么就是我脑中的信息传输出现了小小的状况。

我赶紧把漂到身边的海豚泳圈推回去,又忙不迭地去追春日打出界的沙滩足球。

直玩到筋疲力尽,我们才离开了市立游泳馆。回程我依然是上演三人骑车杂技,而古泉照样是他的金童玉女组合,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倍感荒芜。

朝比奈学姐很淑女地坐在后座上,她原本就白皙的皮肤更映衬出脸颊上的红晕。看到她单手挽着骑车人的腰,我的心里就更加荒芜了。侧耳倾听,似乎能听到我幼小心灵中那呼啸着吹过荒野、划破天际的风声。

我遵循春日的指示,骑着自行车窜进窜出,回到了车站前的集合地——哦,差点儿忘了,我还得请客认罚才是。

进了咖啡店,我在头上搭了一条冰毛巾,然后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中。

还没坐稳,就听春日叫嚷道:“这是我想出来的活动计划,大家看看如何?”

说罢,她慎重地在桌上放下一张纸,伸出食指指给我们看。那是从某个笔记本撕下来的一张纸,破破烂烂的,有 A4 大小。

“敢问这是何高见啊?”

对我的提问,春日显出洋洋得意的傲慢神情。

“是如何度过为数不多的假期的日程计划表。”

“谁的日程计划表?”

“当然是我们的啦。算是 SOS 团的夏季活动特集!”

春日一口气喝光了饮料,要求服务生续杯之后,又说道:“我突然意识到,暑假就只剩两周了。可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啊。时间太紧啦。

还有那么多那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就剩下这么一丁点儿。亡羊补牢——现在补救还来得及。”

春日御手亲书的日程计划表上，罗列内容如下：

○暑假里必须体验的事

- 合宿活动
- 游泳
- 盂兰盆会
- 烟花大会
- 打工
- 天体观测
- 打击练习
- 采集昆虫
- 试胆会
- 其他

酷暑。

或许热病是先从某个深山老林里悄悄蔓延开，然后以蚊子之类的为媒介才传染给了人。若哪只蚊子不小心吸到了春日的血，那我对它深表同情。那蚊子就是因此而食物中毒挂掉的吧。

在上述的项目里，合宿活动那个和游泳池都被重重画上了大叉。这应该是已经完成的记号。

那么就是说其余的项目就是要在不足两周的时间里一一完成。而那个“其他”是指什么呢？难不成还有没列出来的？！

“还有些项目等我想起来了再说，暂时就这些吧。你们有什么补充的？实玖瑠，你呢？”

“嗯……我想想……”

我对认真思考着的朝比奈使了个眼色，希望她不要异想天开出